

日本帝国衰亡史 1936-1945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John Toland

[美]约翰·托兰—著

郭伟强—译

|2|

短兵相接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日本帝国衰亡史 1936 — 1945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John Toland

[美]约翰·托兰 — 著

郭伟强 — 译

121
短兵相接





2

短兵相接

总目录

141
投
降

131
决
一
死
战

121
短
兵
相
接

111
乌
云
压
顶

目录

第8章	视死如归	305
第9章	艰难岁月	344
第10章	飘渺的希望 难逃的失败	376
第11章	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	414
第12章	扪心无愧	440
第13章	转 折	470
第14章	小本经营行动	504
第15章	绿色地狱	532
第16章	罪该万死	565
第17章	结 局	598

第8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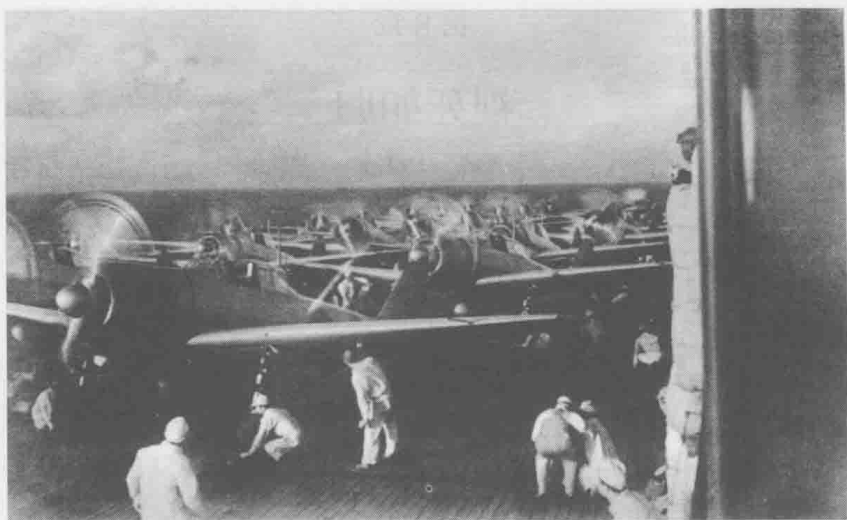
视死如归

一

早晨7时48分，第一批零式飞机飞抵瓦胡岛北端的卡胡库角。透过云层，加贺号战斗机队队长志贺淑雄大尉只能依稀辨认出延伸到海里的陆地和滔滔白浪。转瞬间，他瞥见了渊田的高空轰炸机长机，于是便等待着蓝色信号弹，那是命令战斗机发动攻击的信号，因为战斗机上没有无线电装置。轰炸机上的无线电此刻都收听着檀香山的电台广播，听见的是首熟悉的日本歌曲的曲调。

珍珠港东西两侧的山峰上云团簇拥，但在两山间宽阔的军港上空，云层稀疏。阳光明亮，斜斜的光线把一块块蔗田照得一片浓绿。珍珠港——原来叫“威墨米”，意为“珍珠之海”——的水面蓝得发亮。在这个区域里，有几架民航机在懒洋洋地盘旋，可是整个瓦胡基地上的陆军飞机此刻却没有一架在空中。在希卡姆、贝洛兹和惠勒机场上，为了防止破坏，所有飞机都机翼对机翼地紧靠在一起；埃瓦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也是照此办理。在空中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海军的7架巡逻机，它们正在西南方数英里外巡逻。

防空系统也毫无戒备。珍珠港内各舰上的780挺高射机枪有3/4无人值班，陆军的31门高射炮只有4门在阵地上——可是它们的炮弹在演习后已送回军需库，因为它们“容易松扣和生锈”。



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战斗中赤城号航母上准备起飞的日军零式战斗机

到了卡胡库角上空后，渊田的飞机——他本人负责观测——开始从瓦胡岛西岸绕向珍珠港。晨7时49分整，渊田用莫尔斯电码向机动部队报告：托—托—托。“托”是“托茨盖奇！（冲锋！）”的第一个音节，含义是“第一次全面攻击开始”。渊田在飞近目标时面临着一个战术抉择。如果他判断美国人果真毫无准备，那么鱼雷机就直接向舰列飞去；不然，战斗机就应该首先消灭前来拦截的飞机。前面的天空空荡荡一片平静。不一会儿，珍珠港——传说中鲨鱼神卡亚胡巴贺的神宫——摊开在下方，犹如一大盘模型地图，看上去与他原来想象的完全一样。此时仍然没有一架战斗机升空迎战，也没有冒起任何高射炮火的烟云。这简直难以置信。

7时53分，他向南云发报：“托拉，托拉，托拉！”这个三次重复的密码为日文的“虎”字，代表“我们奇袭成功”。他打出了一颗蓝色

信号弹，表示奇袭目的已达到。由于离他最近的战斗机中队队长没有摆动机翼示意，渊田又打了一颗信号弹。飞在后边较远的志贺误认为这是双发信号，意味着偷袭不能如愿，要他直飞希卡姆机场上空去消灭迎击的敌机，扫清天空，于是，他急忙地穿过科拉科拉山口，同时用右手示意同伴们以攻击队形飞行。51架俯冲轰炸机的队长高桥赫一少佐也误解了第二发信号弹。他掉转方向前去袭击守卫珍珠港的高射炮阵地。

但是鱼雷轰炸机群却直接向目标飞去。村田重治少佐并没有被第二颗信号弹弄糊涂，已用无线电通知他率领的40架轰炸机按计划行动。等到他发现混乱的时候，大群鱼雷机已经组成了进攻队形。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前去攻击主力舰列。

在志贺的战斗机群后面，苍龙号的鱼雷轰炸机穿过科拉科拉山口横越岛屿上空。森大尉望见了山坡上的一条条战壕。他们对我们有防备呀！他不禁一惊。一飞出山口，他以130千米的时速下降，从惠勒机场的兵营和机库的头顶上飞过。他扫了跑道一眼，估计机场上整齐排列着的飞机大概有200架。他发怔了。草草一算，瓦胡岛上至少有5个机场，那么敌方的战斗机就有1000架之多。¹他的机枪手开始向地面上的飞机扫射——这大概是那天上午的第一阵枪声——然后，森朝着珍珠港飞去。

檀香山一位名叫罗亚尔·维托塞克的律师和他17岁的儿子马丁正

1 在森大尉看来，“所有的飞机都像战斗机”。在瓦胡岛，各种型号的陆军飞机共有231架，其中有88架正在修理。

驾驶着他私人的“埃隆卡”飞机在该岛上空飞行，忽然看见两架日本战斗机——无疑是志贺的战斗机——朝他们飞来。维托塞克立即俯冲穿过日机的下方，朝自己的私用机场飞去，准备向当局报告。他心中祈祷着上帝别让日本人盯上他这架小小的飞机。志贺继续时左时右地朝珍珠港飞去。一看见珍珠港，他不禁想起了日本的盆景。美国军舰看上去白得发蓝，不像日本军舰那样涂着暗沉沉的颜色。多美呀，他想，像和平本身一样美。几秒钟后，他飞过了珍珠港，到了他的攻击目标希卡姆机场上空。空中连一架敌机也没有，也没有飞机在起飞。名副其实的奇袭！他望了望周围。鱼雷轰炸机在哪里？该是攻击的时候了。

就在这时，一架俯冲轰炸机扑向福特岛，投了一枚炸弹后又朝上爬升。一座飞机库顶上冒起一团浓烟。志贺生气地想道：这下子，等到鱼雷轰炸机飞到的时候，舰列就要被烟雾遮得看不清了。那个家伙疯了，这是干的什么事！他在西面望见一队鱼雷轰炸机徐徐而来。他们怎么来得这样慢？像孩子上学似的！这些飞机朝泊在福特岛东南沿海的庞大的战列舰飞去。这就是舰列，七艘战列舰排成两列，里列五艘，外列两艘。一连串飞机像“蜻蜓下卵似的”把鱼雷扔了下去，然后爬上高空飞走了。几秒钟的寂静。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战列舰俄克拉何马号左右晃动。几秒钟后，又有两枚鱼雷击中了舰身，军舰立时倾斜了约30度。

第二批鱼雷机是松村大尉率领的从苍龙号起飞的飞机。他第一眼瞧见珍珠港时看到的是林立在耀眼的晨光中的桅杆。他们果然成功了！“找母舰！”他在话筒里对僚机喊道。他下降到150英尺的高度，下面是一片微微随风起伏的蔗田。这时，俯冲轰炸机正在烟雾弥漫中



赤城号航空母舰

扑向福特岛。“混蛋！”他骂了一声。他们怎么会犯这么个错误，把主要目标遮住了！在福特岛的西北边，6架飞机正在集中攻击一艘看来像航空母舰的大型军舰。“笨蛋，”他又骂了，“那是谁？”起飞前，他已经对部下说过不要去理会这条船，因为它不过是已有33年舰龄的靶舰犹他号，甲板上铺满了木板。

他在海上绕回到希卡姆机场上空500英尺处，准备袭击舰列。飞行路上，他遇到了一大群从加贺号和赤城号两舰起飞的鱼雷机——有几架已经被敌人炮火击中起火，但仍拖着火焰向目标冲去。他从冲天的水柱中间穿过的时候暗自想着自己也会这样干的。一下降到不到100英尺的高度，他就开始对舰列外列的一艘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发动攻击。鱼雷通常是由飞行员发射的，但在今天，为了加倍保险，大部分领航一投弹手也兼按鱼雷发射钮。“约依！（准备！）”他对着话筒喊道。

“德！（放！）”鱼雷一放出，他把操纵杆猛地往后一拉。“鱼雷跑直了吗？”他问领航员，生怕鱼雷钻进泥里去。

松村加大了油门，但是没有按正常的那样向左转，而是向右爬高。他不断回头看他投放的鱼雷，看到漂满了油的海面上，美国水兵好像是在混汤里蠕动。他把机身再倾斜一些，看见西弗吉尼亚号舷边喷起了一股水柱。

这一刹那完全抵得上几个月的训练之苦。“拍照！”他对领航员喊道。不料领航员错听成了“射击！”便令机枪手开火。“照片拍了吗？”松村问道。领航员一声不吭地拍了一张照片——照的是别人炸起的水柱。

直接穿过瓦胡岛上空的森大尉还在寻找目标。他飞掠过福特岛，但是在岛的另一边只找到了一艘巡洋舰，于是他做了个180度转弯往回飞到了舰列南端的加利福尼亚号附近。可是，在最后一分钟，他蓦地看见自己与目标之间横着一道防波堤。他把飞机拉起，在犹他号上空盘旋，但是这艘船好像已经劈成了两半。他便把飞机又降到离海面只有15英尺的高度，从另一个角度袭击了加利福尼亚号。在森准备左转弯飞向集合点的时候，报务员兼射手拍摄了鱼雷爆炸的情景。但是福特岛尽头升起的一股黑烟挡住了森的去路，他只得转过机头向着赤城号和加贺号的鱼雷机飞来的方向飞行，差点儿与迎面而来的飞机相撞。他的飞机在气流中左右摇晃，机身上的弹孔已像蜂巢一样。领航员的坐垫中弹起火，机枪手的一只手也被子弹擦伤，但没有一颗子弹击中油箱。

高空轰炸机的猎物是里排的战列舰和其他任何引人的目标。起初，战列舰周围烟雾弥漫，看不清楚，但是到第二圈飞过来时，第一批5

架苍龙号上的飞机朝着已经倾斜得很厉害的俄克拉何马号投下了 1760 磅炸弹。飞行中队长阿部大尉的飞机所扔的一颗炸弹从两尊炮塔之间穿进弹药舱爆炸了，他拍了一张照片。舰身从五六个大洞冒出了巨大的火舌。阿部热泪盈眶。他准备以身报国。

二

在与两架零式飞机相遇的一刻钟之后，维托塞克驾着“埃隆卡”飞机着陆了。他急忙给陆军和航空兵的值班军官打电话，告诉他们他在瓦胡岛上空看见了日本人。谁也不相信他的话，更没有发警戒令。

几分钟前，即上午 7 时 50 分刚过，惠勒机场已经挨了第一批炸弹。正在单身军官宿舍睡觉的六九六航空兵弹药连少尉罗伯特·奥弗斯特里特被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惊醒。他以为地震了，可是紧接着听见有人在喊：“好像是日本飞机！”另一个人插嘴说：“见鬼！那是海军演习！”

奥弗斯特里特的房门开了，一个朋友探头进来，脸色煞白，嘴唇发抖，对他说：“我看是日本人进攻了！”奥弗斯特里特朝窗外望去，看到了空中灰绿色的日本飞机。一架飞机在附近掠过，他甚至可以看见舱内的驾驶员和后机枪射手。机身和机翼上漆着火红的太阳。他边跑边穿衣服，出了营房遇见了一群战斗机飞行员。

“得赶紧起飞收拾这帮杂种！”哈里·布朗上尉吼道。可是，机坪上那些紧挨在一起的飞机已经着火了。“到哈雷瓦去！”他说。哈雷瓦机场是北海岸的一个草地辅助机场，那里有几架 P40 和 P36 型飞机。

布朗和另外几个战斗机飞行员跳进他的新福特牌汽车急驶而去。乔治·韦尔奇上尉和肯尼思·泰勒上尉坐上另一辆车紧紧跟着。

炸弹不断落下来，人们乱成一团。奥弗斯特里特挤过人群来到军官驻地。战斗机司令霍华德·戴维森准将和基地司令威廉·弗勒德上校穿着睡衣站在家门口，望着天空，一脸惊得发呆的神情。

“我们的海军呢？”弗勒德喃喃地说，“战斗机呢？”

“将军，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好！”奥弗斯特里特喊道，“那些飞机后舱有射手。”这时戴维森一眼看见他的两个10岁的双胞胎女儿正在草地上捡着日本人的弹壳，好像在捡复活节的鸡蛋似的。他大惊失色，急忙和他妻子一起把孩子赶回了家，然后去机场调派飞机。但是，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飞机却没有弹药。军火库存着的机枪子弹有100万发，可是库房已经火光冲天。突然，一连串的爆炸声，飞机库四分五裂了。那声音听来像是在没完没了地放大爆竹。

在南面15英里的希卡姆机场上，两个机械师正朝着停机坪走去。杰西·盖恩斯和特德·康韦那天起了个早，要去看看预定要从本土来的B-17轰炸机。他们还从未见识过“空中堡垒”。7时55分，西面天空出现了V形机群。在飞机突然呈陡角度转弯时，康韦说：“我们有航空表演好看了！”这时，盖恩斯看见第一架飞机身下垂下了什么东西，他猜是机轮。“轮子！该死！——是日本佬！”康韦喊道。

“你疯了！”盖恩斯的话音未落，一枚炸弹在密集的机群中间炸开了。两人拔腿就朝三层楼的兵营（人们把它叫作“希卡姆饭店”）方向跑。盖恩斯一看见几个汽油桶便跑去猫在后面藏身，忽觉有人踢他屁股。“你怎么这么聪明？”一个灰头发的中士朝他吼叫，“那些桶都他妈的满着呢！”盖恩斯又向斜坡跑去。他抬头一看，只见炸弹一枚枚摇摇

晃晃地往下掉，似乎全都对准他来了。他失魂落魄地东逃西窜。

夏威夷航空兵参谋长詹姆斯·莫利森上校在听到第一批炸弹爆炸时正在刮胡子。他连忙赶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肖特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菲利普斯上校，告诉他日本人来偷袭了。

“吉米，你昏了头了吧？”菲利普斯说，“是不是喝多了？快醒醒！”莫利森把话筒举得高高的，让菲利普斯听爆炸声。这下，菲利普斯相信了，其实是吓蒙了。“一会儿再说，”他大声说道，“我马上叫联络军官同你联系。”就在这时，莫利森头顶上的天花板塌下来了。

往北两英里，在珍珠港的正中，第一枚炸弹落在福特岛上的海军航空站。三等军需兵唐纳德·布里格斯正在一架停着的巡逻机上，他以为是企业号上起飞的一架飞机在降落。正这么想着，他周围地面突然沙石乱飞，又是十几枚炸弹接连着地爆炸。

在短短几分钟里，卡内奥赫和福特岛上的海军机场，惠勒、贝洛兹和希卡姆的陆军机场，以及那个孤零零的埃瓦海军陆战队机场全都瘫痪了。海军已没有一架战斗机能起飞，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能起飞的也只有 30 来架。

在第一颗炸弹炸开后，珍珠港的信号塔立即用电话向金梅尔的司令部报警。三分钟后，帕特里克·贝林格海军少将从福特岛广播说：

“空袭，珍珠港——并非演习！”

上午 8 时整，金梅尔向华盛顿、哈特上将以及所有海上部队发出无线电报：“珍珠港遭到空袭。并非演习。”在这些电报还没有发出去的时候，珍珠港已经冒起了一股股火焰和黑烟。

离舰列不远，油轮拉马波号上的水手长格拉夫跌跌撞撞地下了扶梯奔进船员舱。他边跑边喊：“日本佬炸珍珠港了！”伙伴们瞧着他，

以为他又在开玩笑。他连忙说：“不骗你们。”可是别人还是又噓又笑。“别蠢了，抬起屁股上甲板去瞧瞧！”庶务长莱因斯刚爬上梯顶就听见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只见一架飞机朝着七艘主力舰中的第一艘加利福尼亚号俯冲。

加利福尼亚号的北侧，两艘战列舰彼此紧挨着，一艘是马里兰号，另一艘是俄克拉何马号。一枚鱼雷没炸着马里兰号，因为它在里侧，傍着福特岛，但是泊在外侧的俄克拉何马号不到一分钟就连中四枚鱼雷。在舰身向左倾斜时，舰上的高级军官杰西·肯沃西中校命令全体人员从右舷离舰。舰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然后毫不留情地下沉，右舷的螺旋桨翘出了水面。400名官兵被困在里面不得脱身。在它旁边的是田纳西号和西弗吉尼亚号。田纳西号像马里兰号一样，也在里侧，因而未遭鱼雷攻击。站在西弗吉尼亚号指挥塔上的上校舰长默文·本尼昂只觉得一阵剧痛，弯下了腰。一块弹片，可能是刚刚击中田纳西号的穿甲弹爆炸时飞过来的，穿进了他的腹部。贝蒂少校急忙为他解开领子，派人去把医生叫来。本尼昂知道自己命已垂危，但是他关心的是他的军舰究竟是怎么受创的。火龙正向舰桥伸来。

挨着田纳西号的是亚利桑那号和维修船威士泰尔号。鱼雷机没有击中亚利桑那号，然而几分钟后高空轰炸机接连五枚炸弹命中，其中一枚穿过前甲板钻进了燃料储藏舱，引起了大火。舱内储存有大约1600磅最容易爆炸的黑色炸药，这是违背规定的。顷刻之间炸药爆炸了，并且引发了前舱的几百吨无烟火药。

亚利桑那号犹如火山爆发。附近舰上的人目睹它几乎跳离了水面，裂成两半。只过了9分钟，这艘3.26万吨的巨型军舰的两段舰身就都葬身海底了，只剩下残骸上的熊熊火焰、滚滚黑烟。看来舰上1500多

名官兵无一能生还。再往前就是舰列的最后一艘军舰内华达号。它左舷中了一枚鱼雷，后甲板中了一枚炸弹，船首下沉了几英尺。

各舰上的官兵纷纷纵身入海，企图游向不远的福特岛。但是水面已飘满了油，有些地方油层厚达6英寸。油终于着火烧起来了，在水中的人也多半葬身火海。

在福特岛的另一边，鱼雷轰炸机还在攻击港内的一条无足轻重的舰艇——十分陈旧的靶舰犹他号。8时12分，犹他号沉没了，只有龙骨还露出水面。福特岛上的人听到船内隐约有关打声。

整个珍珠港内只有一艘船在行驶，就是驱逐舰赫尔姆号。它正以27节的速度朝入海口和比较安全的公海驶去。几小时前为“康多尔号”开放的防雷网不知何故仍然敞开着。一艘罗盘出了毛病的小型日本潜艇正企图找缺口闯进来追逐一艘战列舰。为了弄清方位，艇长酒卷河男少尉把潜舰浮出了水面。前面，是一股股浓浓的烟柱。“空袭！”他对助手喊道，“妙极了！瞧那烟！敌舰起火了。我们也得尽量干好，一定能干好！”

8时15分，他看见赫尔姆号从港内窜出来。但是他没有开火。他那两枚鱼雷是要用来捕捉更大的猎物的。他把潜艇潜入水中，又朝入港处盲目前进。潜艇碰上了礁石，转过身来再往前闯，这次触礁更厉害了，连指挥塔也冒出了水面。一声爆炸，这艘小艇剧烈地震荡起来。他觉得头上被什么东西一击，便失去了知觉。待他醒来时，小小的舱内已充满了刺鼻的白烟。他头晕、恶心。他转动轮机，谁知艇身一动不动，便沿着狭隘的前甬道爬过去，吃力地把11磅重的压舱物向尾部搬去。终于，他觉得艇身动了。

在这艘小型潜艇绕过珊瑚礁下潜的时候，赫尔姆号继续追着它开